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0.05.025

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王曦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关键词:族群认同;闽南方言认同;跨境传播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0)05-0172-06

福建东南部及广东潮汕地区,不仅仍沿用保留着大量古汉语特征的方言,而且拥有和传承共同的“光州固始”祖地记忆和中原文化,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闽南族群^①。闽南族群自唐始向东南亚及海外其他国家迁移,已逾千年,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血缘、亲缘、地缘、神缘、文缘的跨国界、跨省界族群,是东南亚华人华侨的主要地缘分支之一。

进入二十一世纪,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等原因,东南亚华人华侨的认同逐渐多元化,可分为民族(当地)认同(National identity)、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与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等三方面。^②庄国土认为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大类。华人的文化认同是东南亚华人类群认同的核心,族群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认同,语言则是族群文化诸

因素中最主要的^③。华人华侨或多或少具备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两种语言能力,而在跨境迁移中方言群的区分无不体现于他们的社会结构、身份意识、文化表征、职业特性,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即使到了当今时代,作为群体认同的源泉,方言仍在群体凝聚、群际竞争两方面起作用^④。对华裔新生代语言使用的调查证实了这一说法。马来西亚华裔新生代认为日常生活中方言的影响不逊于英语、马来语和汉语^⑤。菲律宾华裔青少年也认为自己方言能力(闽南语)仅次于他们加禄语和英语,当他们面对多语环境时,使用闽南语是继英语和他加禄语后的第三选择^⑥,印尼华裔青少年基本都具有一定的方言能力^⑦,高达90%以上的华裔新生代认为学习和传承中文是十分必要的^⑧。以上调查也显示,在多语多言

收稿日期:2020-05-28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语委规划项目(YB135-53);福建省海丝文化传承发展研究院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王曦(1972—),女,江苏扬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①关于族群的定义说法众多。社会人类学界较为常用的是Max Weber在《The Ethnic Group》中的定义: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前一代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本文采用孙九霞《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1998)中从广的族群定义:既可以等同于我国的民族一词,亦可以指民族的下位集团“民系”,如客家人、广府人、潮州人等,还可以在超出民族的外延上使用,如华人类群等。以此定义闽南族群。

②王付兵:《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

③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

④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页。

⑤俞云平:《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新一代的文化与族群认同》,《八桂侨刊》2005年第1期。

⑥廖赤阳,黄端铭,杨美美:《菲律宾华人学生文化背景与认同意识的调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⑦王爱平:《文化与认同:印尼华裔青少年调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⑧章石芳,卢飞斌:《菲律宾华裔中学生族群文化认同调查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环境下,方言使用、祖籍地文化认知和族群认同呈现同步下降,英语和当地语言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方言使用维度下降并未让位于汉语普通话使用的上升,华人华侨对祖籍地语言和文化认知逐代淡化。

东南亚华人的族群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理想的族群认同方式,应当是既接受居住国的身份,同时又能保持原有的族群认同^①。基于此,我们提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闽南方言跟随闽南族群跨境传播,承载着跨境迁移的历史和文化精神,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推动闽南方言认同成为凝聚海外华人华侨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和谐版,能有效延缓华人族群意识的淡化。

一 语言认同与闽南方言跨境传播的关系

(一) 关于语言认同

“认同”(identity, 又译“身份、身份认同”),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究竟是谁”^②。在快速全球化的今天,认同问题超越个体、民族和国家,已经成为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关注的话题。语言认同是实现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语言除具有交际功能外,还具有文化功能。语言的认同功能归属语言文化功能。而且与语言交际功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③。语言认同以语言选择、语言使用、语言态度外化等方式影响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实现。

海内外闽南族群在生活、工作等各种场合使用闽南方言,坚守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实现其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二) 闽南方言认同维系闽南族群跨境迁移

闽南族群自东晋后南迁,主要聚居在福建及广东潮汕地区。此处地狭人稠,土地贫瘠,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很大。早在东汉时,就有福建人“流移至澶州”^④的记载。9世纪至10世纪时,亦有福建人到达印度尼西亚的史料记载。元以后,

前往印尼和马来西亚的福建人有增无减。总体来说,唐宋元三代的闽南海外移民人数有限,这主要是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处于非法状态。唐代“浮浪他所”(《唐律疏议》第二十八卷第462条)条规和宋代“黥面流放”(《宋史》卷一八六志第139)的禁海条例都严格管控人口的跨境流动。明代永乐开放海禁后,航海技术的进步保障往返东南亚各国的安全,且东南亚各地地广人稀、谋生容易,在经济上富足后也容易返乡,因而闽南人为躲避战乱、宗族械斗、生活所迫大多迁往东南亚各地^⑤,同时欧洲殖民者刚刚到达东南亚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也使这一地域在鸦片战争后成为人口迁入的密集地区^⑥。

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带动了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这是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的。以避祸、谋生和改变经济状况为主要动因的闽南族群海外迁移,其迁移人群多为农民、商人、征战的士兵和因生活艰难被迫出海的讨海人,意味着文化层次低且基本为男性^⑦,共同的母语——闽南方言是他们在迁移途中、到达迁移地后主要或唯一的交际工具,同一方言是维系他们血缘、亲缘、乡缘的重要纽带,生存的危机迫使他们抱团取暖、自给自足,使用闽南方言实现闽南方言认同也在他们实现群体凝聚、群际竞争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早期迁移的闽南移民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立足和生存,往往按照方言区及对应的地域聚居,当地殖民统治者也采用按籍贯分而治之的方式统治和控制华人,如1785年英国耐特上校开埠槟榔屿,1819年英国莱佛士爵士开埠新加坡,1814年越南国王都对华人实行按方言、籍贯分帮自治的管理制度^⑧。分籍贯按方言聚居的方式进一步稳固了闽南方言作为聚居群体内部身份认同的基础。带动单一个体形成依赖于闽南方言母语构建的生活方式。

经济诱因不仅是闽南族群海外迁移的首要动因,也进一步刺激和反哺闽南方言的跨境迁移。

①王付兵:《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认同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

②祝曦瑾:《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2页。

③李宇明,王春辉:《论语言的功能分类》,《当代语言学》2019年第1期。

④澶州即现在的菲律宾群岛。

⑤庄国土:《清初鸦片战争前夕南洋华侨的人口结构》,《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1期。

⑥庄国土:《鸦片战争后东南亚华侨的人口结构》,《南洋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

⑦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⑧庄国土:《论早期东亚华人社团形成的纽带》,《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3期。

有资料显示,明中叶以后到清朝前期,闽南人几乎独揽中国人在南洋的航海、商贸活动^①。迁移的闽南族群内往往子承父业,依靠家族联系从事相同或相近的行业,使闽南族群内部以方言为纽带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语言自足,同时也能最快最有效地实现对某一行业的控制。繁盛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进一步刺激了闽南族群的迁移,他们以闽南方言为纽带,以闽南族群聚居的方式链接迁移中的个体,另一方面商贸活动产生经济利益稳定了迁移中的闽南族群,从经济上强化了闽南方言认同,这种内在自足和延伸机制,使他们从身份上、职业上区别于其他迁移的族群。

伴随着闽南人的海外迁移,在东南亚各国逐渐形成稳定的居住社区。他们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居住国语言的压力,但在各个社区内部,闽南族群在生活和交际上仍保持使用闽南方言,形成了诸如“闽南戏曲文化圈”“闽南商业圈”等,以语言来维系群体的高度文化认同和具有整体经济利益的圈子。这类圈子,是闽南族群在迁移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最有效的手段,经受了迁移历史上多方考验和反复验证,因而可以说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导致了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三) 闽南方言是闽南文化跨境传播的重要载体和工具

闽南方言既是闽南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闽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闽南文化的重要工具。闽南族群的迁移带动作为闽南族群生活方式的具体文化形式迁移他所,而这些文化形式或以闽南方言为载体、或因闽南方言而产生共鸣,进一步稳固闽南族群的语言社区,构筑族群文化上的认同。

1. 跨境传播的闽南民间戏曲音乐

闽南民间戏曲音乐丰富多样,是以闽南方言传唱地域民间故事、传说实现娱乐、教化的文化形式,也是跨境迁移的闽南族群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之一。直至今今天南音社已遍布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的弦管社团“衡云阁”,马来西亚的“仁和公所”,印度尼西亚的“寄傲圣道社”等。东南亚各国已然成为“闽南戏曲文化圈”的“外围地带”^②。海外迁移的闽南族群借助方言母语传唱

戏曲音乐,构建共享共乐的独立文化空间,方言母语不仅是说唱的语言工具,也是重构记忆中的祖地回忆的必要载体,还是纾解迁居历史和思乡之情的不二选择。跨境传播的闽南戏曲音乐从文化形式上夯实了闽南方言认同的基础。

2. 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的海外民间社团

族群的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族群的文化。迁移中的华人社会内部以方言作为宽泛的纽带,意味着来自共同或邻近的家乡。为了稳固迁移族群的内部联系,加上崇乡重祖的文化传统,海外闽南人还以地缘、宗亲等联系组成宗亲社和乡亲团,还原祖地群体生活记忆,追求稳定和持续的群体生活,但这类组织始终不能脱离与闽南方言的联系。如始建于1830年的新加坡金兰庙的创建者就是讲闽南方言的厦、漳、泉早期移民。他们以闽南方言为身份认同组建封闭式帮派团体,互帮互助争取共同利益,构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华人民间信仰社团组织。

时至今日,海外民间社团组织仍主要以方言作为吸纳新成员的标准,尤其社团的基层组织。共同的母语方言成为海外闽南人在社团内部实现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显性标识,从社会形式上具化了闽南方言认同的基础。

二 跨境传播中的闽南方言认同

闽南族群的祖地语言和历史记忆是闽南方言认同的核心内容。虽然迁居海外的闽南人已成为家乡人眼中的“他者”,但方言母语认同始终是构建居住地和家乡两地闽南族群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全球化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族群之间、个人之间的交流和交往已突破了时空限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对个体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冲击,大浪之中个体往往显得茫然、孤立、焦躁。历史上,闽南方言伴随闽南族群迁移海外积淀了历时和现时、个体与群体的丰厚养分,从中挖掘稳固海外闽南族群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财富,在跨境传播中以更智慧、更柔软的方式夯实闽南方言认同,对海外华族的延续、“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保持语言多样性都具有积极的作用^③。

①陈君:《十九世纪后期菲律宾华侨社会变化探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②陈世雄:《论闽南戏曲文化圈》,《文艺研究》2008年第7期。

③姜可雨:《跨国传播视阈下受众研究的嬗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一) 有利于发挥闽南方言认同“根”的作用

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载体,也是民族凝聚力的桥梁。语言是一种符号,是储存、继承和传播人类文化的有效的、普遍的载体,是实现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海外尤其是东南亚闽南族群新生代方言使用呈明显下降趋势^①。多语习得现状和语言使用的倾向性,表面看是海外闽南族群融入当地主流社会、接受政治认同的必然,但方言母语使用的下降空间并未因华语学习和使用得以填补,闽南方言使用情况的下降预示着对祖籍地语言认同、族群文化认同的淡漠,进而影响海外华族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根”,是地域文化认同的核心。历史上,闽南方言既是迁移中的闽南族群在不同地域追寻族群的首要外在方式,也是个体寻求群体依赖、群体安全感的主要手段。早期迁移的闽南人注重语言的传承,在居住的社区中长期存在私塾、义学等教育方式,往往以方言,如闽南语或粤语作为教学用语^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闽南方言逐渐退出了学校教育,但海外的闽南族群在日常交际和商贸活动中坚持使用闽南方言,积极影响海外闽南族群在代际传承时对母语方言的选择。因而挖掘闽南方言的“根”之文化属性,丰富闽南方言认同内涵,推动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不断填补海外闽南族群尤其是新生代在后迁移时代迷失的祖籍地记忆,对唤醒海外华族淡漠的个体身份认同,对延缓海外闽南族群方言母语认同和文化认同危机有积极的作用。

(二) 有利于维护和延续海外闽南族群文化认同

20世纪50年代后华人华侨的迁移从“侨寓者”“侨民”向落地生根族转变^③,加入当地国家国籍,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逐步在地化。此外血统混杂、异族文化渗透等加速冲击、挤压海外闽南族群的身份、文化认同,导致海外闽南族群认同的茫然、迷失、犹疑。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以求学和经贸为目的的人口迁移再也不可能引发大规模语言社区的迁移。相反,国内经济发展、生活稳定却带来了一部分的人口回迁。整体的迁移放缓使海外闽南族群的文

化认同缺乏有效的能量补充,激发海外闽南族群凝聚文化认同的动能严重不足。依赖华语教学构建华人华侨文化认同的愿景美好,但由于东南亚各国之间华语使用差异大且缺乏必要的语境,短时间内以华语为核心凝聚华人华侨的文化认同还难以形成广泛的共识。海外华人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出现“去华化”甚至被当地主体民族同化的情况,我们认为夯实闽南方言认同能够有效充实海外华族群体认同的根基。闽南方言是汉语方言的地域分支,其承载的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地域分支,闽南方言认同首先是闽南族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更是华族的身份和文化认同。传播闽南方言、传承闽南文化与传承中华文化并行不悖,因而,闽南方言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延续海外闽南族群的文化认同。

(三) 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民心之本、社会之本,也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基础。多元文化融合既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也是民心相通的重要体现。

闽南文化跟随闽南人在历史长河中广泛传播,与域外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产生了丰厚的成果。如菲律宾他加禄语中有400多个闽南语借词,马来西亚乔治市和马六甲市因其包含闽南文化和马来文化的独特价值于2008年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马来西亚的“峇峇娘惹文化”广为人知。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在迁居地生根发芽,与当地民众有更多的“亲密接触”,与当地文化的关系融洽,已然为当地国家、民众乃至世界接纳,在海外特别是东南亚认同度较高。一段时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大踏步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曲折,这与当地环境复杂及我们对海外情况不熟、沟通渠道有限与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足有关。因此既要抓住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影响力增强,华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树立自信以及当地国期望通过华人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的契机,以当地国家、民众熟悉的闽南文化加强民众、民间机构的公共外交,做好“曲径通幽处”的工作,消除当地国对中国的猜疑,以更柔软、更智慧、更和谐的方式展示中华文

①沈玲:《印尼华人家庭语言使用与文化认同分析——印尼雅加达500余名新生代华裔的调查研究》,《世界民族》2015年第5期。

②韩晓明:《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变化对汉语传播的影响及前瞻》,《语言文字应用》2016年第4期。

③庄国土:《论东南亚的华族》,《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

化。由此夯实闽南方言认同基础,凝聚闽南族群身份、文化认同,减少当地国的“文化过敏”与“文化排异”。发挥闽南华人华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民众的天然关系,构建人缘交往沟通的友好环境。

(四) 有利于全面审视闽南方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海外闽南族群的祖籍地是闽南方言和文化跨境传播的源泉。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语学习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国内闽南方言的传承和保护也面临着弱化和退化的危机。年青一代闽南方言能力明显趋弱^①，“学习方言老土,讲方言不利于语文学”等观念和态度影响闽南地域青少年对闽南方言的学习热情。年轻一代是闽南方言认同和闽南方言传播的继承者和执行人,他们对闽南方言的认同决定闽南方言传承的时空范围。祖籍地的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危机必将波及海外,这是海内外闽南族群面临的共同问题。因而,回顾闽南方言跨境传播的宏大历史话题,全面考量闽南方言跨地域、跨国域、跨海域的经济、文化、政治资源价值,重新审视闽南方言的传承和保护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解决闽南方言认同断代或退化问题的前提和关键。

三 推进闽南方言认同的对策和建议

调动闽南方言历时性与共时性资源,推动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使者”跨境传播,急需学术支持和行动指导。

(一) 开拓闽南方言海外流布研究的新视域

以史为鉴,把握当下,面向未来,积极从移民史、语言本体研究、语言政策和规划角度开拓闽南方言海外流布研究的新视域。

一是从历史的维度,全面开掘海外移民史中闽南移民的历史研究,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中系统爬梳闽南人海外移民的历史,结合移居国的历史资料,分地域、分国别整理闽南人不畏艰难、前仆后继、波浪壮阔的海外移民历史,分析其迁移的动因、迁移过程及其更迭变化、迁移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等等,挖掘闽南文化和中华文化友善、宽厚、爱好和平的品质和精神,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提供历史经验支持。

二是从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维度,通过闽南人海外移民史,发掘闽南方言海外传播的历史,研究闽南方言对海外闽南族群和移居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全面深刻分析闽南方言的功能,正确认识闽南方言与汉语学习、闽南族群认同和华族认同之间的正迁移关系。探索制定“一带一路”倡议下闽南方言海外传播的政策和规划,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提供政策支撑。

三是从语言本体研究的维度,调动海内外闽南方言学者学术力量和学术影响,全面调查闽南方言海外存在的现状,分国别、分地域做好闽南方言的采集、标注、建库与共享,制定闽南语信息化的技术规范,建立“全球闽南语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建设闽南方言资源平台,加强闽南方言的语用探索,在闽南方言大数据的基础上,发展语言智能,形成新的经济资源,为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提供语言技术和信息支撑。

四是从文化保护的维度,加紧在闽南地区复兴闽南文化研究:(1)通过文化普查与抢救活动,恢复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传统事物、技艺与风俗,复原闽南文化;(2)探讨闽南文化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找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先进之处,不仅传承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传承优秀的思想文化、智慧文化与审美文化,综合闽南文化;(3)面向未来,在全球视野中,研究闽南文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环境下的生长点,实现闽南文化的升格。

(二) 构建闽南方言传播的生态圈

以东南亚闽南方言的核心区辐射周围东南亚地区,通过经济、文化、教育齐发力在更大范围内建立闽南文化与闽南方言传播的生态圈。

(1)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充分发挥闽南籍华人的经商潜能与创业特长,利用闽南方言在商贸中“有形”和“无形”价值,^②使闽南语社区成为创业天堂与区域经济的发动机,鼓动华人社团与企业家恢复或建立闽南语商业街,使人们在自然的交易与生活中迅速、有效地掌握闽南语。

通过经贸往来增加闽南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互动,形成闽南语传播的强烈需求。鼓励闽南中小企业联手到东南亚办工厂,开拓市场,并利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所提

^①陈燕玲:《闽南方言文化传承的问题与对策——以泉州青少年方言认知与习得为例》,《东南学术》2012年第6期。

^②王曦:《“一带一路”视域下方言资源价值发掘——以闽南方言为例》,《东南学术》2017年第4期。

供的新的有利条件,与海外华人及台湾企业合作,将建设项目打造成共赢、互利的民生工程,服务当地发展,共建美好新生活。

(2)以民间文化交流为鼓手,充分发挥海外华人民间社团、民间文化团体与闽南地区的合作交流作用,开展寻根续族谱、民俗活动,开展闽南曲艺、“海丝”文化节等文化交流活动,无缝连接祖籍地生活方式,重塑闽南族群血缘、亲缘、地缘、神缘、文缘的身份和文化认同。通过民间文化书刊和各类展览,详细展示历史上闽南人跨境迁移中艰辛、勤奋、不屈的历程,传扬闽南地区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日新月异的进步,增强闽南籍华人特别是其后辈对祖地的地域认同。

(3)以教育教学为推手,充分发挥海外华校、民间教育机构和闽南地域各级各类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快“闽南+”的语言人才、技术人才、文化人才的培养。通过“造血计划”培养“闽南+”汉语师资,海外校企合作培养“闽南+”本土高级技师,选拔能说闽南方言、懂闽南文化的汉语志愿

者和外派教师前往东南亚从事汉语教学,推动设立闽南非遗文化海外传习所培养当地闽南文化人才。营造闽南华裔新生代的闽南方言语境,鼓励老一辈华人用闽南语与后辈沟通,回归闽南方言家庭学习阵地,推动海外华校在幼儿阶段进行闽南方言母语教学,组织华裔青少年参加“寻根之旅”、海丝非遗文化体验营等活动,到闽南祖籍地参观学习,让华裔新生代在学习、生活、工作中感受到浓浓的闽南味、故乡情,营造和谐版的闽南方言生态。

结语

近千年来,闽南方言的海外传播因经济始、因经济兴,海内外闽南族群以闽南方言认同为纽带构筑个体身份和族群文化认同,唇齿相依,互为镜像,断裂或退化都将危及闽南族群的延续和传承,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也将失去一位重要“使者”。因此,挖掘闽南方言史,推进和谐版的闽南方言认同,任务艰巨,意义深远。

The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of Minnan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dentity

WANG Xi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of Minnan (Sou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ethnic groups has been going 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geographical branches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 ident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us and effect of Minnan dialect on ethnic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ross-border migration of Minnan ethnic groups. It suggests that the recognition function of Minnan dialect is related to and interacts with its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functions,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ng-term maintenance of Minnan ethnic ident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otection of Minnan dialect resources. Based on this, proposes to speed up the cross-bord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Minnan dialect, maintain the native dialect of Minnan ethnic group, and preserve ethnic identity in a smarter and more flexible way.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identity of Minnan dialect; cross-border transmiss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